

试论意大利裔美国人在“肯定性行动”中遭遇的困境

王凡妹

[摘要]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裔美国人赴美之后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状况进行分析后指出,该族群不但遭受过偏见和歧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就业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还不如那些被称为少数族群的亚裔、黑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语裔成员。然而,在诸多以少数族群为被保护对象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中,由于意大利裔美国人被划归到非西班牙语裔白人行列,进而被视为优势阶级的一员,因此陷入了一种困境,即不但被排除在种种计划之外,而且还不得不为少数族群成员让路。可以说,只要“肯定性行动”计划仍旧遵循群体对群体优惠的原则,那么意大利裔美国人脱离困境的唯一办法可能就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划归到受惠者行列。

[关键词] 意大利裔美国人;肯定性行动;困境;少数族群;优势阶级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5—0064—07

作者简介:王凡妹(1971-),女,湖南湘潭人,汉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北京 100083

1963年6月22日,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签署了第11114号总统行政命令,正式将种族(族群)政策“肯定性行动”推上政治舞台^[1]。之后,内容各异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层出不穷。在这些计划中,受惠者往往被明确为非洲裔、西班牙语裔、亚裔和本土美国人,而非西班牙语裔白人被认为利益不需要予以特别维护或不需要被给予优先对待的群体。本文讨论的就是非西班牙语裔白人中的一员——意大利裔美国人在这些计划中遭遇的种种困境。

1992年9月,约瑟夫·V.塞尔萨博士(Dr. Joseph V. Scelsa)向美国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纽约市立大学对意大利裔美国人实施歧视。诉状中称,早在1976年,该大学校董会主席(Chancellor)罗伯特·基比(Robert Kibbee)就曾指令,鉴于意大利裔美国人在该校学生和教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过低,校董会应将该族群成员纳入“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保护范围之内。十年后,该项指令为时任校董会主席的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再次确认。然而,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不但诸多个案表明,意大利裔教职工仍在升迁问题上备受歧视,而且统计数据地显示,无论是与当地的意大利裔人口所占比例相比,还是与该校意大利裔学生相比,意大利裔教职工在该

校教职工中的比例依旧不合理,显得过低。11月18日,塞尔萨博士被判胜诉^[2]。

本案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意大利裔教职工因族群身份而受到歧视性对待的问题就引起了该校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校方的解决办法是,将该族群“附加”到只针对非洲裔、西班牙语裔、亚裔和本土美国人而设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被保护者”行列中来^[3]。对于意大利裔美国人而言,被囊括在“肯定性行动”计划内是极其令人振奋的,因此将该案誉为“官方认识到意大利裔美国人受到歧视性对待的里程碑式案件”^[4]。然而,直至今日,更为普遍的现象是,“没有‘肯定性行动’帮助意大利裔美国人提高就业层级或进入哈佛或普林斯顿”^[5],因为“典型的‘肯定性行动’表格只是询问白人申请者是否是高加索人或欧裔后代”,而无人对评估少数族群白人的低代表率感兴趣^[6]。于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便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该族群成员看来,他们受到了明显的歧视性对待,因此应该同其他少数族群一样,成为“肯定性行动”的受惠对象,而在官方机构看来,该族群成员既然属于非西班牙语裔白人,就不应被列入保护名单。在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到底是与“少数族群”更为接近,还是同处于支配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族

群类似呢? 本文将就该族群进入美国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展开分析与讨论。

一、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

与19世纪中期大批赴美的爱尔兰移民相比,意大利移民集中赴美的时间要晚数十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新大陆饱受生活磨难的主要是意大利南方移民。虽说这些人中有少部分人到达美国的农村,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定居在大城市。由于移民们在抵达目的地时几乎一贫如洗,也缺乏在大城市生活所必须的技术和文化,因而只能找到技术含量颇低的体力工作。可以说,19世纪末期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所有州里,都能看到意大利南方移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男人们修筑道路、堤坝、桥梁和地铁,修建高楼大厦、开凿运河和隧道以及采矿,而女人们则大批进入丝绸和纺织加工厂或者制衣业,成为纺织女工^[7]。到20世纪早期,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的就业情况才有较大改变。1935年,约翰·亚历山大(John d'Allesandre)对纽约市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职业分类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统计结果清楚地表明,从1916年到1931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充当劳工,在职业定位上倾向于多元化^[8]。

在教育问题上,意大利移民的状况也令人担忧。一则,由于意大利移民普遍信奉天主教,因此当他们的子女进入当时由新教徒控制的公立学校读书之时,很多孩子因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化”的重重压力而被迫辍学。另外,这些移民也往往或因与爱尔兰裔美国人发生冲突,或因支付不起学费,而无法将其子女送入由后者掌控的教会学校学习^[9]。于是,无处上学成为意大利移民二代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二则,意大利南方移民在教育问题上的偏执态度也严重限制了其子女受到良好教育^{[10](P.199)}。这些来自农业地区的移民虽然渴望在经济状况上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受到自身文化及其见地的制约,他们认为,若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就应尽可能早地让子女为家庭而工作。因此,意大利移民二代往往一到法定年龄就立即退学,或放学后就马上去工作,再加上他们在公立学校里经常受到歧视性对待,使得他们的辍学率非常之高^{[10](P.84)[11]}。直到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移民二代较低的受教育情况才有所好转。

二、20世纪中后期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

从1950年起,美国人口普查局对部分影响较大的外埠移民及其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抽样调查,虽说这些数据仅限于移民的一二代,但是由于调查范围遍布全国,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各细分族群之间的差异。普查结果表明,1950年,意大利男性一二代移民的失业率分别为5.8%和7.0%,不但超过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也超过了日本裔美国人(4.5%)。20年后,意大利男性二代移民的失业率大幅下降至2.8%,虽说仍超过日本裔美国人(2.0%),但已与绝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成员不相上下。然而,该族群男性一代移民的失业率仍有3.9%,在超过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和日本裔美国人的同时,还超过了中国裔(3.0%)和古巴一代移民(3.5%)。与男性群体状况有些相似,1950年,意大利女性一二代移民的失业率也不低,分别为4.7%和5.1%,既超过所有其他欧裔一二代移民,也超过了中国裔(4.8%)和日本裔(3.9%)美国人。到1970年,意大利女性二代移民的失业率略微下降到4.3%,超过了绝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也仍旧超过了同年接受调查的中国裔(3.7%)和日本裔(3.0%)美国人。令人咋舌的是,意大利女性一代移民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7.4%,在超过所有欧裔一二代移民、中国裔和日本裔美国人的同时,更是超过了菲律宾裔(4.7%)、古巴一二代(7.2%和4.8%)以及波多黎各二代(7.1%)移民。

相对失业率而言,职业层级状况更能反映群体的就业状况。实际上,各项针对就业问题制定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不但旨在增加少数民族群的雇用率,而且也旨在提高这些成员的职业层级^[12]。1950年,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3]计算出人口普查中所涉主要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笔者将该指数作为诠释各族群在普查中有关职业层级的依据。在此,笔者根据社会经济指数的高低,将“专业技术人员”称为“高级白领”,“经理/官员/负责人/所有人(非农业)”称为“中级白领”,“销售人员”和“文案人员/办事员”统称为“低级白领”。表一中的数据呈现出美国官方提供的各族群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分布状况。

1950年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女性一代移民中白领比例只略高于黑人、印第安人和波多黎各一代移民,而二代移民中的白领比例既低于其他欧

裔二代移民,也低于中国裔美国人。20年后,该族群女性二代移民中的白领比例在所有欧裔二代移民中仍为最低者,也低于日本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而女性一代移民中的这一比例只比墨西哥一代略强。如果将白领职业细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白领,我们看到,1950年,意大利女性一二代移民白领中高级白领所占比例低于其他欧裔一二代移民和绝大多数非欧裔群体,如果将中级白领所占比例考虑在内的话,意大利二代移民白领中高

中级所占比例只有 17.4%,与墨西哥二代和波多黎各二代移民一道,成为白领职业细分状况最差的三大群体。在 20年后的调查中,意大利二代移民白领的情况仍旧很差,其高级白领比例只超过波多黎各二代移民,既算是将中级白领比例考虑在内,意大利二代移民白领中高中级白领比例也仍旧低于其他欧裔一二代移民和绝大多数非欧裔群体。

表一 各族群职业层级状况 (单位为百分比)

		女						男					
		白领在就业人口中比例		高中级白领在白领中比例				白领在就业人口中比例		高中级白领在白领中比例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1950	1970	1950	1970	1950	1970	1950	1970	1950	1970	1950	1970
英国	一	52.1	68.1	22.4	20.6	12.1	7.1	41.2	55.1	28.5	44.8	36.9	26.4
	二	67.4	76.0	25.1	25.8	8.6	6.8	42.9	53.3	26.3	36.8	34.1	30.0
爱尔兰	一	29.6	50.6	39.6	34.0	13.9	5.4	24.5	32.6	18.8	35.3	33.7	24.0
	二	71.2	78.9	24.2	25.1	5.9	6.4	43.3	53.5	22.5	32.8	28.8	28.2
挪威	一	27.9	52.8	29.8	26.8	14.4	9.5	23.7	39.8	28.6	42.9	46.6	35.2
	二	60.5	67.9	26.4	26.8	8.6	7.8	30.9	42.6	24.3	33.8	36.9	33.7
瑞典	一	28.7	54.5	27.5	24.8	18.8	8.6	19.9	36.4	26.1	36.9	48.6	35.9
	二	67.4	73.0	24.0	25.5	7.2	7.5	38.1	48.5	27.2	34.4	35.0	33.4
法国	一	NA	60.9	NA	34.7	NA	9.1	NA	50.4	NA	47.4	NA	30.0
	二	NA	72.5	NA	24.5	NA	7.6	NA	50.5	NA	35.8	NA	29.9
德国	一	38.1	58.4	26.7	24.2	17.0	7.6	32.1	45.8	24.7	41.6	45.5	30.3
	二	54.8	65.9	20.3	22.8	10.1	7.1	32.9	42.2	22.3	33.7	38.3	30.7
意大利	一	18.8	30.6	14.0	15.7	28.1	8.7	21.0	24.7	12.4	27.3	59.8	33.6
	二	49.5	60.8	11.5	16.0	5.9	6.4	32.5	42.7	18.6	29.2	34.4	32.0
墨西哥	一	23.9	23.4	20.8	17.2	24.9	7.5	10.7	12.2	18.5	28.4	43.1	24.4
	二	32.3	44.7	10.5	17.6	7.2	5.4	12.4	22.9	14.9	29.3	23.4	23.2
古巴	一	NA	39.4	NA	21.9	NA	3.5	NA	36.0	NA	35.5	NA	18.8
	二	NA	64.7	NA	23.8	NA	4.0	NA	47.4	NA	33.8	NA	23.3
波多黎各	一	11.9	36.6	25.6	17.7	9.4	4.2	19.0	21.1	26.5	18.1	28.3	18.5
	二	46.4	69.3	13.0	15.0	3.8	2.8	30.1	39.2	21.7	25.4	15.1	15.0
黑人		11.9	36.0	45.5	31.4	9.4	4.0	8.6	19.0	25.7	30.8	24.6	15.8
印第安人		15.5	42.5	33.6	26.1	9.0	5.6	7.2	22.4	33.3	41.3	25.6	22.6
日本裔		38.4	60.9	19.2	26.0	9.7	6.3	24.1	48.2	26.5	44.5	35.7	24.3
中国裔		57.7	60.1	19.1	32.2	13.8	6.3	39.7	54.1	15.9	53.4	55.8	21.1
菲律宾裔		40.0	66.3	28.0	47.9	10.9	2.6	6.5	32.5	26.0	55.7	24.5	9.5

注:表中“一”指一代移民;“二”指二代移民。表中数据来源于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from http://www2.census.gov/prod2/decennial/documents/41601756v4p3_TOC.pdf;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70cenpopv2.html>

就男性群体而言,1950年,意大利一代移民的白领比例既低于绝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也低于部分亚裔和波多黎各二代移民。到 1970年,由于非欧裔各群体的增长幅度普遍大于欧裔群体,因而中国裔和日本裔的白领比例超过了意大利二代移民。在该年的调查中,意大利一代移民中白领比例与印第安人和黑人一道,成为所有族群中三大比例最低者。如果将白领职业进行细分,我们看到,1950年,印第安人白领中高级白领所占比例最高,而意大利一代移民白领中的这一比例最

低。不过,由于后者中级白领所占比例相当高,因此,如果将高中级白领所占比例一起考虑,意大利一代移民职业细分状况并不差。相比之下,意大利二代移民白领中高中级白领比例不但低于中国裔和日本裔白领,而且也低于墨西哥一代和印第安人白领。20年后,与其他各族群相比,意大利一二代移民白领中高中级白领比例仍旧较低,不但低于绝大多数欧裔一二代移民和亚裔群体,也低于印第安人。

除就业状况之外,“肯定性行动”在提高各少

数族群的受教育程度上也做了长足的努力。当联邦政府在 60 年代初期发起了“肯定性行动”之后,很多高校都在入学问题上设计并应用了各自不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以解决当时少数民族成员在学生群体中的比例不足问题^[14]。那么,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呢?普查数据表明,1950 年,意大利一代男性移民中受过部分及以上高等教育(指至少受过一年大学教育者)的人员比例与墨西哥一代移民均为 3.1%,低于同年接受调查的其他欧裔二代和非欧裔群体。该族群二代男性移民的这一比例略高,达到 10.0%,不过,除低于其他欧裔二代移民之外,还低于三大亚裔(日本裔 18.9%、中国裔 14.1%和菲律宾裔 12.3%),以及波多黎各二代移民(12.5%)。20 年后,意大利一代男性移民中有 6.9%至少受过部分高等教育,该比例仍旧低于所有其他欧裔二代移民和绝大部分非欧裔群体,而该族群二代移民 18.5%的比例无论是与中国裔的 41.4%、日本裔的 36.2%、菲律宾裔的 28.6%,还是与古巴二代移民的 26.1%和 30.7%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相对男性而言,意大利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更低。1950 年,意大利一代女性移民中只有 1.5%受过至少一年的大学教育,该比例低于同年接受调查的其他欧裔二代移民和非欧裔群体。该族群二代女性移民中受过部分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也只有 4.9%,除低于其他欧裔二代移民外,还低于三大亚裔(日本裔 13.6%、中国裔 16.5%、菲律宾裔 6.9%)、波多黎各二代移民(9.8%)和黑人(5.2%)。到 1970 年,意大利一代女性移民中已经有 3.4%至少受过部分高等教育,但是这一比例仍旧低于同年接受调查的其他欧裔二代移民和非欧裔群体成员,而该族群二代女性移民 9.4%的比例在仍低于绝大多数欧裔二代移民的同时,还低于菲律宾裔的 43.3%、中国裔的 31%、日本裔的 24.4%、古巴二代移民的 16.6%和 20.6%、黑人的 10.4%、印第安人的 10.2%以及波多黎各二代的 9.7%。

三、20 世纪末期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

1990 年,美国人普局再次对境内外埠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普查中,人普局对外埠移民后代的统计数据不再限于移民子女,而是将范围扩大到所有那些宣称其祖先为外埠移民并出生于

美国本土的人员。

从失业率数据看来,在这次普查中,意大利一代男性移民的失业率为 4.6%,已与诸多欧裔移民及后裔的差距不大,也低于除中国大陆后裔(4.1%)、日本一代移民及后裔(1.5%和 2.7%)之外的其他非欧裔群体。该族群男性移民后裔的失业率为 5.1%,不但超过绝大多数欧裔移民及后裔、中国大陆后裔和日本移民及后裔,而且还超过了中国大陆一代移民(4.7%)。在同年的普查中,意大利一代女性移民的失业率为 6.5%,超过了其他所有欧裔移民及后裔,也超过了三大亚裔(中国大陆一代移民及后裔 5.4%和 3.2%、菲律宾一代移民及后裔 4.4%和 5.8%以及日本一代移民及后裔 3.9%和 2.2%),不过比其他欧裔移民及后裔情况好些。该族群移民后裔的失业率只有 4.7%,虽然仍旧超过了绝大多数欧裔移民及后裔,但是已经低于中国大陆一代移民和菲律宾后裔。

在这次普查中,美国人普局采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统计部门应用的新的职业分类方式进行统计。1990 年,中尾启子(Keiko Nakao)教授和朱迪斯·特雷西(Judith Treas)教授对新的职业分类进行了“职业声望测量”,赋予官方数据中出现的每种职业以“职业声望分数(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15]。下面,笔者将根据这些分数的高低,将“专业人士”称为“高级白领”,“主管/管理职位”称为“中级白领”,“技术、销售和管理助理职位”称为“低级白领”。

在这次普查中,就女性群体而言,意大利一代移民中白领比例低于所有其他欧裔群体和非欧裔群体,不过,该族群后裔中白领比例虽然仍低于亚裔群体,但是已经与绝大多数欧裔成员不相上下。如果将白领职业进行细分,意大利一代移民及后裔白领中高级白领比例很低,既低于其他欧裔群体,也低于黑人和部分亚裔。就算将中级白领比例考虑在内,意大利裔美国人白领中高级白领所占比例仍为所有欧裔移民中最低者,而且也低于除菲律宾后裔之外的其他亚裔群体。就男性群体而言,在普查中,意大利一代移民中白领比例只比波多黎各、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黑人和印第安人略强,而相对于表中各族群而言,意大利后裔中的白领比例仅属中等偏下。此外,无论是意大利男性一代移民还是其后裔,白领中高级白领比例都既低于绝大多数欧裔群体和部分亚裔,也低于

印第安人。如果将中级白领所占比例考虑在内,意大利裔男性白领的细分状况并不差,至少该族

群一代和后裔白领中高级白领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除亚裔之外的其他非欧裔族群。

表二 1990年各族群 16岁及以上成员就业状况

	女						男					
	白领在就业人口中比例		高中级白领在白领中比例				白领在就业人口中比例		高中级白领在白领中比例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一代	后裔	一代	后裔	一代	后裔	一代	后裔	一代	后裔	一代	后裔
英国	80.3	79.1	24.5	27.7	19.0	16.9	71.9	56.8	34.3	28.7	33.6	29.8
爱尔兰	72.6	75.9	28.8	23.4	16.8	16.6	51.0	49.9	32.1	23.6	32.7	29.9
挪威	73.9	75.8	27.6	26.6	16.3	15.9	63.6	52.0	31.5	28.3	36.6	28.5
瑞典	78.2	78.4	28.1	26.6	20.0	16.7	71.4	54.9	31.2	28.6	34.3	28.9
丹麦	79.0	72.1	28.9	28.7	18.5	27.1	78.3	65.7	26.2	27.6	17.2	22.9
荷兰	77.2	70.9	28.3	22.6	17.6	15.4	64.2	46.4	32.1	25.0	34.6	29.2
苏爱人	81.0	80.7	27.4	28.1	16.2	16.8	68.0	59.1	34.3	28.9	32.9	29.3
苏格兰	79.2	81.3	24.8	30.0	18.5	17.0	65.9	61.6	30.8	30.4	34.0	29.9
威尔士	82.3	80.9	28.9	29.1	19.7	17.8	72.0	61.8	36.2	30.0	32.4	30.4
法国	72.6	73.1	28.2	21.4	19.0	16.4	61.0	46.3	32.1	23.5	33.5	28.6
德国	70.3	74.4	21.3	23.5	18.6	15.9	58.1	48.4	31.2	25.4	34.8	29.1
意大利	55.5	79.9	18.6	20.9	16.4	16.9	39.2	55.1	23.8	23.6	35.9	30.5
墨西哥	30.5	67.0	13.5	15.9	11.8	13.0	13.1	34.6	14.8	18.3	22.7	22.3
古巴	66.1	83.8	18.8	17.8	16.2	15.4	45.9	56.9	20.8	20.7	27.5	21.8
波多黎各	50.1	66.2	16.2	18.5	11.0	13.5	27.6	35.8	17.5	18.7	21.4	20.8
中国大陆	55.3	82.8	23.1	27.5	21.0	21.6	71.0	77.8	37.0	35.0	23.7	24.1
菲律宾	64.7	74.2	30.8	15.2	13.5	15.8	55.4	48.2	23.3	20.3	20.0	19.4
日本	38.1	84.8	25.0	25.1	17.2	18.5	77.0	62.2	27.3	30.6	41.8	26.3
黑人	60.1		22.1		13.4		33.5		21.7		21.7	
印第安人	61.3		20.1		15.3		30.9		23.9		25.7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from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90.html>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在 1990年的普查中,意大利女性一代移民中受过部分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为 17.1%,低于同年调查中所有其他欧裔和绝大多数非欧裔群体成员。该族群女性后裔中虽已有 42.1%至少受过部分高等教育,但仍低于大多数欧裔群体和三大亚裔,甚至还低于古巴后裔(59%)。总体说来,男性意大利裔美国人中至少受过部分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要超过女性。1990年,该群体一代移民的这一比例为 27.1%,还是低于所有其他欧裔和绝大多数非欧裔群体成员,尽管该族群后裔的这一比例已经过半(51.9%),但无论是与各欧裔群体和三大亚裔相比,还是与古巴后裔(61.4%)相比,差距还是较大。

四、讨论

在逾四十年的时间里,“肯定性行动”先后经历了维护少数族群权益的“维权时期”,优待少数族群的“优待时期”以及维护所有族群权益的“平等时期”^[1]。在优待时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推行者和支持者坚持认为,就算是那些“可以辨别出来的白人”并未实施任何歧视性行为,但是作为“优势阶级(favored class)的成员,必然获益于该

群体”^[16]。目前,“肯定性行动”虽已步入平等时期,但仍有相当多的政府机构或高校为实现雇员或校园多元化,在招募、升迁或录取过程中对少数族群成员予以一定的倾斜,以解决这些成员曾因历史上遭受歧视而造成的低代表性问题。可以说,在“肯定性行动”的整个运行时期里,美国族群基本上被划分成为两大类,即处于优势地位的非西班牙语裔白人族群和备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诉巴基案”中大法官鲍威尔说过,“白人‘多数群体’本身就是由各种少数群体构成,其中大多数群体都曾在州和私人手中遭受过歧视,这些群体中并非所有群体都能够得到优惠待遇以及按照种族和国籍所做的区分所获得的相应司法上的宽容”^[17],而意大利裔美国人毫无疑问就是鲍威尔所提到的“少数群体”之一。

我们在前述分析中看到,从意大利移民初入美国,到 20 世纪的 50 年代、70 年代乃至 90 年代,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不但与盎格鲁撒克逊各族群和爱尔兰族群相距甚远,而且与亚裔群体的差距也在逐渐加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不如黑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语裔(尤其是古巴裔)。这种状况是否与种族歧视有关,我们可以

看一个例子。1895年,纽约市决定修筑克罗登水库(Croton Reservoir),为此在地方报纸上刊登出招募“普通工人”广告,针对三种人列出了不同的日工资标准,即白人为1.3到1.5美元,有色人种为1.25到1.4美元,而意大利人为1.15到1.25美元^[18]。在广告中,意大利移民的工资不但低于白人,而且也低于有色人种,当然也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则广告中,意大利裔美国人未被划归到白人种族行列,这与他们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生理特征息息相关。在美国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成员认为意大利南方移民的肤色是“深色”或者说是“橄榄色”,既不同于那些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意大利北方人,也更有别于自身^[19],这使得意大利南方移民遭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比方说,19世纪末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南部地区,意大利移民同黑人一样遭受到非人的歧视性对待,也同样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殴打甚至屠杀^[20]。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正式颁布之前,意大利裔美国人还往往因被视为非白人而被禁止进入某些教堂、学校、社区和俱乐部,也因他们皮肤稍黑而将之视为“低等种族”^[21]。直至今日,仍旧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意大利南方移民是劣等种族^[22]。

可以想见,在各项“肯定性行动”计划中,未被认同为受保护对象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可能需要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过他们的族群让路。我们再看一个例子。1970年的普查数据表明,意大利女性一代移民中受过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只有1.5%,不但远远低于三大亚裔群体(其中菲律宾裔30.5%、中国裔19.6%、日本裔11.1%),而且也低于黑人(4.6%)、印第安人(3.1%)和墨西哥二代(2.2%)。在“巴基案”中,前述这些非欧裔群体均被视为弱势群体,而享受预留名额的待遇^[20]。因而,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意大利女性一代移民作为整体受教育程度极低的群体,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证普遍受教育情况高于自身的群体成员进入医学院深造。

总而言之,名义上被视为“优势阶级”一员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种种困境。这使得该族群成员对各项“肯定性行动”计划表达出非同寻常的需求愿望,希望计划的实施者能够将自身划归到受患者之列^[23]。时至今日,虽然“肯定性行动”已经步入了人人平等的时期,但是在诸多州里,仍旧有各种形式的“肯定性行动”计

划将某人的少数族裔背景作为重要的加分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与黑人、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语裔成员同样遭受过种族歧视,但并未被视为少数族群一员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在仍被排除在计划之外的同时,可能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为就业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并不亚于自身的族群成员让路。可以说,只要“肯定性行动”仍旧以一种群体对群体优惠的政策形式存在,意大利裔美国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作为弱勢的少数族群划归到被保护者行列,否则,该族群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解决。

注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亚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该族群往往不再被列入高教受患者行列,但是在就业和政府合同的承包领域内,亚裔族群成员仍然是被照顾的对象。

意大利移民至少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移民,分别来自高度工业化的意大利北部和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前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比后者强很多参见 Glazer, Nathan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Second Edition)*. Massachusetts: The M. I. T. Press p. 184.

笔者在分析1950和1970年的数据时,将盎格鲁撒克逊各族裔、爱尔兰移民和意大利代移民统称为欧裔群体,而将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语裔(包括墨西哥移民、波多黎各移民和古巴移民)、三大亚裔(中国裔、日本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统称为非欧裔族群。由于数据有限,在1950和1970年的数据中,盎格鲁撒克逊各族裔成员只包括英国、爱尔兰、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德国和法国移民,而在1990年的数据中才将苏爱人、苏格兰、威尔士添加在内。此外,在1990年的数据中,各族群的二代移民被移民后裔所替代。

本段数据为笔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54: 3A - 136 - 145; 154&155; 160&161; 3D - 13; 3B - 27; 32; 37; 42; 47&52. from http://www2.census.gov/prod2/decennial/documents/41601756v4p3_TOC.pdf;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3a. 1973a: 27; 36; 86; 1973b: 13; 17; 31; 72; 76; 90; 131; 135&149; 1973c, 125 - 132; 141; 145 - 146; 1973d: 40; 71&102; 1973e, 32 - 33 & 54 - 55). from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70cenpopv2.html>

本段数据为笔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原始数据来源于: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3a: 234 - 237; 241; 243 - 244; 251 - 252; 254; 261; 269 - 270; 283 - 284; 290; 337 - 339; 343; 345 - 346; 353 - 355; 363; 370; 372; 385 - 386 & 392; 1993b: 77 - 78 & 80 - 82; 112 - 113&115 - 116; 1993c, 81 - 84&119 - 122; 1993d: 42; 44 - 45. from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90.html>

参考文献:

[1] 王凡妹.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J]. 民族社会学通讯, 2009(53).

- [2]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1992. Joseph V. Scelsa v.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806 F. Supp. 1126. November 18. Retrieved March 4, 2010 from Lexis - Nexis database.
- [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1992. Joseph V. Scelsa v.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806 F. Supp. 1126. November 18. Retrieved March 4, 2010 from Lexis - Nexis database; Peruggi, Regina S., No date. *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Retrieved March 4, 2010 from <http://www.kbcc.cuny.edu/humanresources/affirmativeaction.htm>.
- [4] Lagumina, Salvatore J.; Cavaoli, Frank J.; Primeggia, Salvatore & Varacalli, Joseph A. 2000. *The Italian American Experienc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 P. 187.
- [5] Talese, Gay. 1994. *The Italian - American Voice: Where Is It?* in *American Identities: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Voices*. Pack, Robert & Parini, Jay (ed.).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P. 316.
- [6] Pelton, Leroy H. 1999. *Doing justice: liberalism, group constructs, and individual reali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17.
- [7] Lopreato, Joseph. 1970. *Italian American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 142 - 143.
- [8] D'Alesandre, John J. 1935. *Occupational Trends of Italians in New York City*. *Italy - America Monthly*, Vol. 2, February 25, P. 13 - 21.
- [9] Aguirre, Adalberto Jr. & Tumer, Jonathan H. 2001. *American Ethnicity: The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of Discrimina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 Hill, P. 215.
- [10] Glazer, Nathan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Second Edition)*. Massachusetts: The M. I. T. Press.
- [11] Nelli, Humbert S. 1970. *Italians in Chicago, 1880 - 1930: A study in ethnic mo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7 - 69.
- [12] Leonard, Jonathan S. 1984.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Advance under Affirmative A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6, No. 3, August. Retrieved August 11, 2009 from JSTOR database, P. 377.
- [13] Duncan, Dudley Otis. 1961. *A Socio - 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in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Albert J. Reiss, Jr.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P. 155.
- [14] Graglia, Lino A. 1970. *Special Admission of the 'Culturally Deprived' to Law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19, No. 2, December. Retrieved August 11, 2009 from JSTOR database, P. 351; Askin, Frank. 1969. *The Case for Compensatory Treatment*. *Rutgers Law Review*, Vol. 24, Pp. 24 - 79. Retrieved August 11, 2009 from Hein Online Law Journal Library, P. 65.
- [15] Nakao, Keiko & Treas, Judith. 1990. *Computing 1989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s*. *General Social Survey Methodological Report No. 70*. Retrieved August 28, 2009 from http://publicdata.norc.org/41000/gss/Documents/Reports/Methodological_Reports/Mr070.pdf.
- [16] Askin, Frank. 1969. *The Case for Compensatory Treatment*. *Rutgers Law Review*, Vol. 24, Pp. 24 - 79. Retrieved August 11, 2009 from Hein Online Law Journal Library, P. 65.
- [17]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8.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 U. S. 265, June 28. Retrieved January 10 from Lexis - Nexis database.
- [18] Gambino, Richard. 2000. *Blood of My Blood: The Dilemma of the Italian - Americans (2nd Edition)*. Ontario: Guemica Editions Inc, P. 77.
- [19] Mannino, Mary Ann Vigilante. 2000. *Revisionary Identities: Strategies of Empowerment in the Writing of Italian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Peter Lang, P. 50.
- [20] Gambino, Richard. 2000. *Vendetta: The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Lynching in U. S. History (2nd edition)*. Ontario: Guemica Editions Inc.
- [21] Mannino, Mary Ann Vigilante. 2000. *Revisionary Identities: Strategies of Empowerment in the Writing of Italian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Peter Lang, P. 56; [美] 怀特, 威廉·富特.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M]. 黄育馥译. 北京: 商务印书社. 1994.
- [22] Kruse, Jerome. 2000. *Chapter 11 - Bensonhurst, Brooklyn: Italian American Victims and Victimizers*. in *The Review of Italian American Studies*. Sorrentino, Frank M. & Kruse, Jerome (Ed.).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P. 241.
- [23] Paulucci, Jeno F. 1977. *For Affirmative Action for Some Whites*. *New York Times* (1923 - Current file). Nov. 26. Retrieved March 8, 2010 from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 - 2006), P. 17.

收稿日期: 2010 - 03 - 02 责任编辑 李克建